

编者按

清明时雨，浙浙沥沥。4月4日，著名工笔画家、出版家、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小娟在长沙与世长辞，享年86岁。那支曾蘸过洞庭水、染过苗岭风，描摹过清澈眼眸、温热掌心与挺直脊梁的画笔，在暮春时节，静静落下。她年少扎根乡野田埂，半生俯身纸间，将楚韵湘情、敦煌流光与人间烟火，揉进工笔画作里。她又以出版为舟、以薪火为念，在湖湘艺苑默默铺路；与先生姜坤笔墨相偕，缔结一段温润绵长的艺术佳话。笔已歇，春常在。本期湘江副刊《艺网》，以此寄怀，深切追念。愿画中眉眼生动依旧，人间温润长存。

如此瑰丽

邹建平



1962年，青年时代的姜坤、郑小娟在大学时合影。

今年的清明似乎特别长，雨声浙浙沥沥，春风含悲轻拂过静谧的夜空，细雨凝愁蘸满沉郁的田野；窗外，积雪凌寒的杜鹃花猛烈绽放，落英点点，枝梢依然倔强刚健。

4月3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一篇修正后的《死亡如此瑰丽（一）——姜坤先生清明祭》。

距姜坤先生逝世3年9月17日，郑小娟先生与世长辞。凡德高望重者，胸襟开阔者，远见卓识者，皆尊称为“先生”。我一直尊称郑小娟为先生。

郑小娟先生与姜坤先生，皆为我艺术行旅的老师。他俩从生活中的同窗好友直到白发夫妻，执手之手，相濡以沫。在艺术的表现中亦是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一个温婉如玉，一个披坚执锐，在艺术创造中则又和而不同，各树一帜，笃定前行，成为新中国画变革中的艺苑双英。

认识姜坤先生缘于1974年9月某日的一个上午，亦是在那天。见到了郑小娟先生。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一家三代五口蜗居在展览馆路湖南人民出版社一栋老式红砖结构的宿舍楼中。底楼两间住房，一张书桌供姜治、姜陶做作业，姜坤与郑小娟分别在墙上和床板上作画，大女儿姜冶在靠背椅上立个画板，正在学习画素描。进门正面左侧的墙上拉上一个活动布帘，下班后拉开布帘便可画画。画友笑称他家“像一个作战指挥部”，郑小娟先生戏称为“我的绿洲”。

由此半个多世纪来，我成为他们俩永远的学生。有一个展览叫“我俩”——姜坤郑小娟画展，那是2021年7月在李自健美术馆，其“自序”可窥见他和她60多年从艺的脚步与心路历程。

我俩相识于湖南艺术学院。196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从学习绘画至今，已有六十余载。

今年，我俩都已八十一岁，在皓首之年能以伉俪之名，共同举办这个绘画展览，是年轻时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俩的身体状况，几乎不容许有这种奢望。

我俩度过八十多个春秋的人生中，前四十年，是读书成长，努力学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四十年，时逢改革开放，有了更广阔更自由的创作空间，我俩更有了创作的自觉和自信……

210个字用平实的语言，勾勒出一段丹青筑梦的伉俪艺术人生。他们是大地的舞者，民众的歌者！从潇湘洞庭到长江大河，从山寨苗家到现代女性，人间春色，山河绚丽尽收笔端，历经心灵透析后，显示其精神底色和墨韵质感。

2022年6月17日中午，姜坤先生因病与世长辞。姜坤先生去世后，郑小娟先生拖着病弱的身躯，以其坚强和超人的毅力，完成了《姜坤全集》的作品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这是姜坤先生的遗愿，亦是郑小娟先生告别这个世界前，为其先生准备的最后一份重礼。

2024年11月的某日，在长沙城东郊的经开区，郑小娟先生沉疴病榻之中，将我唤到她病榻边。此时，她身体虚弱，剧烈的疼痛必须靠打强效镇痛剂来维系日常，但细微的声音仍然有穿透力。“拜托你一件事，将姜坤的‘长江溯源’系列作品的捐赠与研究展，争取在省博物馆做一个展览。我拟了一个《委托书》，你负责学术方面的……”

我那时只能“嗯”“嗯”作答，我明白，这是郑小娟先生用生命的余晖，为姜坤先生的艺术理想点亮最后一程。

她和他，穿越大半个世纪，伉俪情深，那种生死相伴、至死不渝的至爱与执情，犹如开在雪山之巅的雪莲，纯粹、洁净。

何以不然，郑小娟先生是湖南美术出版的一个重要奠基人和开创者。40多年前，她凭一己之力，广罗各路好汉，合众聚贤，将一个地方出版社推向了全国性平台。《画家》丛刊的创办，让湖南美术当代出版薪火相传，屡创辉煌，而美术教材亦是在其亲力亲为中硬生生夺得一席之地，使其成为今天出版业中的支柱。

出版事业之外，郑小娟先生一直深耕自己的艺术创作：她的绘画艺术，用平和朴实的手法营造了一个纯粹的世界，强烈的女性意味承载着丰满的人生姿态；她将楚汉文化的诡秘魅力和敦煌艺术的绚烂雄浑结合，她将民间美术的浓烈朴拙和传统工笔画的糅合，融汇时代和审美两大需求，重彩浓墨，为中国工笔画创作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是现代中国工笔画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画家！

郑小娟先生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静观人生万象。她处世平和从容，性情温婉敦朴，骨子里散发出一种儒雅和端庄。哪怕在病榻旁，顽疾缠身，一身宽袖素衣，依然轩昂自如。

画室中郑小娟先生安之若素，创作指向中贯穿着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对人民性的观照，使其自我铸造的艺术空间中，洋溢着女性独有的风采，感受到亲切的民间性。通观她的作品，宛如跟着她自由的心灵和笔触穿梭在三湘四水之间，浏览时代的斑斑痕迹，体会人性的林林总总。

创作于1982年的《山雀》是她生命中的巅峰之作。那时，她在家中布帘下贴上一张一米见方的高丽纸，起稿、勾线、着色后带到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当蔡若虹、叶浅予、黄胄等人见到此作皆为惊喜。蔡若虹脱口而出：“啊，现代派！”从材质、技法来看，非传统宣纸或绢本，线条柔润，色彩吸收敦煌壁画厚重以及湘西苗绣的质朴简洁，而楚文化的浪漫主义情愫在其中飘逸飞扬，完全脱离了院体工笔画的规范程式。

与姜坤先生一样，郑小娟先生欣赏我写给姜坤先生其中一段文字，并用红笔划上发给我：“他执言向善，直言向恶！画坛那些沽名钓誉、阿谀逢迎、徇私结党、趋炎附势之事，他从不为之！”郑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她为人清正自持、不慕浮华，坚守内心与艺术的自由。一如笔下山雀，自在飞翔、心向高远，始终坚守着独立高洁的艺术品格。

铭心刻骨读丹青

安敏

——解读郑小娟的艺术



简介

郑小娟，1940年12月生，湖南长沙金井人。196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先后任中学美术教师、文化馆美术干部、湖南人民出版社及湖南少儿出版社美术编辑。1984—1990年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湖南省美协副主席等职，去世前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顾问、湖南省工笔画学会顾问、湖南美术出版社编审。

打开郑先生的艺术天地，有一种瞬间扑入她笔下人物心灵深处的碰撞感，更有与人物灵魂直接对话的痛快淋漓！郑小娟的艺术创作主体是人，她以自己极富思想美的艺术语言，让笔锋穿透生活的表象直击人心深处，实现了与艺术形象的灵魂交流。

“铭心刻骨”，既是我读画时的心灵体验，更是郑小娟创作时的自觉要求——人物的形体，只是她描摹过程中的笔墨载体，她真正要表现的，是人物内心的渴望、内心的激流、内心的生死搏斗，归根到底是内心的光芒，是丰富的人性折射。

正如毕加索所说：“好的艺术家模仿皮毛，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魂。我画什么东西，是在我思考它们的时候，而不是在我看到它们的时候。”

从事业余美术创作60余年、出任过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且培育了一大批中青年画家的郑小娟，正是在艺术思考中，像毕加索一样“窃取灵魂”，带领观者走入这场铭心刻骨的灵魂之旅。

1 初唱《牧歌》，土生土长的艺术

郑小娟笔下几乎全是女人。她是女人，她懂女人尤其懂乡女。20世纪50年代，她违背父母意愿插队落户洞庭湖畔，做了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她去画村头、街头壁画，与乡邻成为知己，在生活蜕变的陌生感里与各种人亲近，与生活杂色融合，与远近地域沟通，眼睛里就有了察言观色的透视欲与新鲜劲。心，则有了识别与选择。因此，就有了她发表于《湖南日报》的处女作《牧歌》。

郑小娟想画一辈子乡里女人。乡村是最原始的家，乡女有生命的原色。与她们在画笔下交流，能听到山泉洗心的细语，看到冰凌挂于睫毛的宁静。而那些母亲们的乳汁，则纯净如山泉上黎明的曙色，树梢上挂在寒夜的月光。这些意境，都流进在郑小娟的《收获》《油菜花》《清溪》里……

苗乡“赶场”的相遇，为她的艺术注入了音乐的魂魄。

她因画《牧歌》唱牧歌而有了对画面的音乐感的追求。后来到邵阳参加苗家“赶场”，听到了“三月三对歌”，那音乐旋律与姑娘的舞步以及身上的斑斓服饰让她着迷，并由此发现更迷人的音乐元素：“苗家姑娘总是离不开背篓与伞，五光十色的伞成了我一些画中舞动的音符，形成了我构图的音乐节奏美。”歌有声，伞无声；伞在动，歌在流。都是音符都是节奏，这种动、静相融，使她找到了新的画面意境、女性意境。此后的构图、造型、线条都有了节奏，有了新的艺术情趣。

这种意境首先出现在她的《赶歌图》里，随后的《山雀》更具个性——画面主体是山的女儿和雀儿们的啼唱，却有一片可做器乐的树叶静静地捏在女孩指间，使画面在乐音缭绕间铺满宁静、恬淡与和美……郑小娟由此更加明白，营造如此气韵，离不开她对女人的执着。

郑小娟的艺术长廊里，女儿浩浩荡荡。她让《翠翠》有诉说，让《月光下》有聆听，让《初春》有叩问……她在大场景的人物画中突出着女人，在女人的队伍里突出着乡女……直至2013年《舞动青春》中活力四射的现代女性形象。最初的乡村生活塑造了郑小娟，郑小娟选择生活的本真，完成着她的女性心灵史。

2 礼赞大地，礼赞母性之光

在郑小娟的女性花园里，母亲与母性更是浓墨重彩。《母与子》的甜蜜，《收获》中小憩的温情，《晒辣椒》的妈妈爱美，而《晌午》则把未来的乡愁，深深刻在儿时浓荫下的小木屋里。《母亲的纺车》虽是一件静物，却入木三分地勾勒了母亲留在世间长久的慈爱。

而《土地》一曲，则是她艺术灵魂里对母性最厚重的礼赞。

“土地”是母亲的。母亲怀抱喝饱酣睡的婴儿坐在暮色四合的原野上、土地间，身后是劳作的工具背篓，收拢的暮色里是她放牧的牛群。天和地慢慢融为一色，但给劳作后哺乳中的母亲留下一线光，一线可以让目光延伸的远方。这一线白与她白色的衣裳相依，似是这稳坐大地的母亲，撑起了四合的暮色。她的头巾、裙子，还有她的大脚和怀中的孩童，几乎与暮色组合成一个色块。

生长在南方的郑小娟，不借青山绿水展示土地之肥美，她选择土地的厚重感，

让笔下的母性与土地一样厚重，让母性的厚重撑起生活时常的沉重，撑起一片天。天，亦能为与大地同质的母性，留白。

这是郑小娟让我读到的“母性与大地”关系的第一意象。第二个意象则来自她笔下女人形象里的裙摆。

郑小娟笔下的女人多显民族风情，服饰之“裙”则成为画面美感的重要元素。女子裙裾与女人大脚相辅相成。她作品里的女人裙裾，除了色泽上的异彩纷呈和工艺上的争奇斗艳，最醒目是裙摆宽大、饱满、严实，紧贴大地。郑小娟让女人们连接大地的裙摆鼓荡起风帆，壮美、壮丽、壮实着大地，也以此塑造着母性的厚重、包容与圣洁。

由母性自然生发的是乡愁。《我的母亲》田野上的翘首，《茅草屋》中的守护，《绿原》里的忧寂，都是母亲视角的永恒眺望。而《双鹤图》中那对在风中相依、眼神焦灼的年迈之鹤，何尝不是万千乡土父母思亲的写照？

3 人群中的“她”，人民的肖像

《人民万岁》是郑小娟2013年的作品，但题材积累于1980年。艺术创作是有沉淀期的，就像酒香越存越醇。

1980年，郑小娟深入基层采风，在集市上偶遇一位少女，身穿绣着“人民万岁”的苗服穿过人群。苗服都是绣有花鸟图和吉祥语的，这少女绣的“人民万岁”冲动了郑小娟的内心，不由自主紧跟女子画下速写。但当时没有作画，时隔三十三年再发现“她”的速写时，艺术种子悄然抽芽，《人民万岁》为“她”一气呵成。

三十三年里，郑小娟以女性的人性开发为己任，在女人的人性之向、人性之问等多个层面驱动艺术灵魂的追随，构筑了女性精神世界的高度和生存价值的广度。在《春》《夏》《秋》《冬》组画中，她把女人匹配在四季的关系里，放在女性岁月的心境与意境里。这组妙染非简单的温柔之乡，每一个季节的画面里，都激荡着包括艺术家本身在内的农村女性的生命历程。这历程里自然相裹着女性之向、女性之问。向往什么，花开花落？追问什么，山高水远？

《人民万岁》则提供了一个答案。画面上，女人拥挤着、流动着、交谈着；女人们身上都有财富，或孩子或物资；女人苗服的臂膀上分别绣有“人民万岁”“和平”“光明”……画面的核心是臂膀上绣着“人民万岁”的“她”——目光澄澈，容光焕发，她孩子头上首饰叮当，她身前身后是买书的孩子和背着猎枪、别着劳作工具的两位农人……冷寂的市场重新热闹，女人们重新披红戴彩。“她”的眼睛在说：人民万岁，就叫幸福生活。

郑小娟以一个乡女的“人民万岁”入



《人民万岁》60cm x 45cm 2013年

画，尔后延续创作了《杜鹃声声》《苗岭风》等系列。她说：“既是对往事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期盼，更是对平凡而伟大的人们真诚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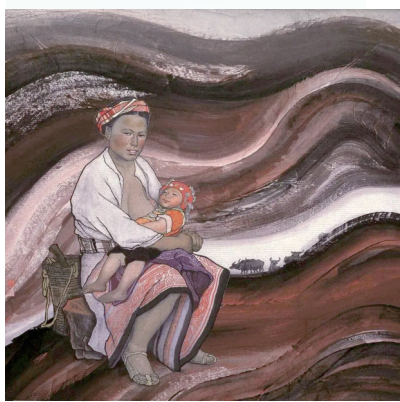
郑小娟仿佛是从乡愁入画，而今回顾山茫茫，一看仍是故乡。

她以铭心刻骨之笔，多层次地触及并描绘人性深处的耀眼、厚重与崇高。其艺术灵魂之旅，始终是一场与笔下人物，也是与自我及这片土地的深刻对话。

如今，我们观其画作，仿佛依然能看见那个洞庭湖上搏浪赶考的少女。那份如月皎洁、如玉晶莹的艺术初心，永远鲜活。



《山雀》103cm x 97cm 纸本设色 1982年



《土地》126cm x 123cm 1986年